

輯一

流動

靜止是錯覺，而移動常是徒勞
此刻所在的位置都是人生的隱喻



全球化

創建一個新詞

用此刻的符徵抵達未來的符旨

未來的福祉像這裡的電

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

這裡的水澆那裡的花

這裡的魚飽這裡的胃

這裡的火荒這裡的原

這裡的子宮養那裡的孩子

這裡的福祉像這裡的電
這麼虛耗
那裡的未來像那裡的光
那麼閃亮

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

移動

等不熟悉的變熟悉

等陌生的變不陌生

等祕密揭曉

等除魅完畢

我們啟程去下一座城

這趟旅程並不承諾風光明媚

下座城也許正淒風苦雨

我們太清楚

承諾製造謊言

此刻離開已是
抵達

這裡的電亮
那裡的光

我們十一月才開學

我們十一月才開學 而現在

棉花盛開 陽光很燙

田地上有破碎的白雲

必須動手

撿拾摘取拼湊

他們說 是很好很好的勞動

我們十一月才開學

我想去鹹海看船

陸地包圍陸地 湖就是海

水到了另一端

船隻停在沙漠上

老師在田裡說快要快要開始上課了

但雲也是燙的 和土地一樣讓人跳腳

還沒摸到白色的金子

彎腫的手指已經一遍遍燙傷

我知道 還沒開學

棉花不會自己落下

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

離開

我們都知道錯了

海是會枯的

但蔓生的動力不會止息

巨大管線推送的水流

從西流到東

乾涸的可以滋潤經濟發展的幻夢

乾涸的 不過就是片沙漠

誰知道這是錯的

餵飽的肚子與壞掉的手指

累積的外匯與抽乾的湖泊

運出國的

一櫃又一櫃貧瘠無奈的依賴

海不重要

海會離開岸不會

離開石頭和沙幾乎不會

棉花重要

棉花會離開手指幾乎不會

故事會離開身體幾乎不會

而孩子一直都在田裡

（誰能說這樣就是錯的）

軟綿綿的棉花飛過邊界

不知道誰還在田裡

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

主義

偉大的跨世紀的臻至的
實驗終止於

理想

墜落在膨脹的社會頂端

膨大中的水泡

會痛

用勞動掩蓋媚俗

在不明所以中 踏步

在跑步機上奔跑

在原地 幻想前進

倘若人性是理想的反面

我們都從緞面滑落

那是打在市場上的蝴蝶結

戴上一副階級凝視的墨鏡

表情肅穆

姿勢僵硬

繼續

罰寫這世界的涼薄

共產之後

還沒穿越觀看的焦距與言說的嘴形 就還沒穿越國界
還沒停止憑弔的淚 就還沒停止一個時代

今日的民主也鎮壓不了昨日的痛

取下眼罩 獵鷹就準備攻擊

窗外暫時沒有坦克

步伐已然散落

可以笑破了眼淚

可惜傷痛無法抵銷

土地無法搬遷

敘事

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

0

飛越搭建起的文明

直奔蠻荒

不撲火

就裸身奔跑

想燒一團偉大的夢

1

讓我為你搭起帷幕

點綴七彩的燈人工的

轉身投影

拙劣的地景

斑駁的風土民情

2

別再想挖掘什麼質樸人性

歸因什麼歷史地理

請調高解析度

直到有辦法看清

本質論的嫌疑

和漂浮在半空中的優越

3

簡單地說我

不要想被拯救

不想要被拯救

島人

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

絕大多數的時候

我在島上的盆地裡

有海有工廠

有魚有網路

行走辦公

極少數的日子裡

我被高原的風嗆傷

山像脫了毛的象肌理外露

狗棲息在人身

文字住在稀薄的空氣中

在島嶼時
我棲息在高原上

我前進的力量就是我逃離的力量

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

我前進的力量就是我逃離的力量
我不知道要去哪裡

湊滿我奔跑的路徑
便能循線找到一個圓心
像是散射的光芒
像是小孩畫的太陽
我立志不要困在中心
那裡沒有光也沒有熱

我讓自己穿戴整齊

跳進隨便一個領域

越沉浸就越忘記

越沉浸就越耀眼

不要騙我人生有什麼意義

我不用在眼前吊掛胡蘿蔔

騙自己跳著向前行

我背著一塊磁鐵

和我的背同極

相斥的力量推著我前進

我逃離的力量就是我前進的力量

雙腳越界

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

徒步跨越邊界一條象徵意義最濃厚的線
兩側鮮明對比在一夜溶解

今天寫下的字跡明天全部消退

像波赫士筆下死去的神學家

因為言不由衷寫得沒有信心

海島不懂疆界的虛幻漫溢

就在國與國之間最風騷的場域

單腳懸空

垂吊起身分

工路

公路比你想像的
更加疲憊

，
，
，
，
，

駕駛崩塌在瞌睡的路面
星斗昏亂

路途是思愁的繪圖

工人還在路上
路上還有工人

這裡的電亮
那裡的光

從一個時鐘到下一個

飯店大廳有四個時鐘 有指針繞圈的那種

紐約 巴黎 莫斯科 塔什干

時間作為一種裝飾

時鐘裡有海洋

（圓的時間）沒有未來

「方的時間」直線前進

旅人盯著四個時鐘原地旋轉

延伸飛來的路徑 一種國際化的纏繞

迴旋成一根細瘦秒針

探鑽進地方

時鐘裡的紐約 巴黎 莫斯科 塔什干

在大廳裡同速轉動

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

適應停留

適應沒有意義的狀態

適應委屈和瑣碎

和冬日的乾旱

那裡的荒蕪守著小鎮不變異

而我想走得再遠一點

但不要太遠

不要遠到脫離拉扯

不要遠到逃離不再是前行的原因

時間復原成日升月落

升與落間沒有碎片

春暖了花就開

我想走得再久一點

但不會太久

不能讓陌生成為慣性

不能失去停頓的能力

大概走到不數日子了

回家會是其中一種停留

不一定屬於安頓罷了

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

追尋

1

超越金，記憶的延展性
每一次召喚回想
就是一次改寫
故事的起始與終結

2

無止盡地反覆臨摹
按時供奉
追趕每一釐米
認同的流動

3

走去哪裡看自己的背影？

走了一生

神秘地成像在別人眼裡

永遠只能垂望我想像的妳所看見的我

4

只好默認自己是一滴水

僅僅是小小一滴水

分不出身在水塘還是海洋

渺小的延伸是不在意身在何方